



红花才放红

董均倫 江 源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紅花才放紅

董均倫 江源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五二年的冬天，互助組長李永進從地委學習回來，他更加明白農民要想從貧困走向富裕，必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們就計議着要把原來的互助組，提高一步，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很多人自願報名參加了，但也有些人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顧慮。

寶珍爺爺，是一個思想非常保守的老農民，他的孫女寶珍，是一個思想很進步的青年團員，寶珍的情人春生，也是一個熱情積極的青年團員，因為寶珍爺爺不入社的緣故，兩個人之間產生了誤會，鬧了彗扭。

在區委書記的直接領導下，永進他們終於克服了困難，戰勝了落後思想，粉碎了反動富農的造謠破壞，把社辦好了。與此同時，春生又響應了祖國的號召，走上了國防前線。寶珍爺爺也在許多事實的影響和教育之下，參加了合作社。

紅花放紅了，麥穗秀齊了，社員們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豐收；寶珍也和已經參軍的春生，重歸於好。

書號：0366

紅 花 才 放 紅

著 者：董 均 倫 江 源

插 畫 者：吳 靜 渡

出 版 者：道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帥胡同73號)

印 刷 者：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分 廠

(北京東四馬路大街甲34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850×1168 1/32

字數：142千字

印張：6 1/8 插頁：4

定價：(4) 六角六分

印數：1—20,000

1953年6月第一版

1953年6月第一次印刷

目 錄

一	李永進回來了.....	1
二	寶珍和春生.....	10
三	共產黨員.....	20
四	最重要的事情.....	32
五	鬥爭.....	45
六	牛.....	51
七	退社.....	59
八	垂死與新生.....	67
九	早晨.....	74
十	兩條道路.....	81
十一	追肥.....	91
十二	波浪.....	95
十三	個人利益.....	104
十四	在會上.....	111
十五	帶頭.....	116
十六	參觀麥子.....	119
十七	入社.....	124
十八	前進中的一天.....	128
十九	抗旱.....	134
二十	不荒掉一畝田.....	152

二十一	在趕物資交流大會的一天.....	162
二十二	長痘.....	172
二十三	豐收在望.....	182

一 李永進回來了

陰曆十一月十五的早晨，紅鮮鮮的日頭剛剛出來，一列客車“嘎嗒嘎嗒”“嘎嗒嘎嗒”地開進了膠濟鐵路上的岵山站。火車停住了，車頭上冒出銀灰色的濃烟，旅客們好像潮水一樣從車廂裏湧出來。

人羣中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男子，急急忙忙地向出口那裏走去。他穿着一身新做的青士林布棉襖，從袋口那裏露出一截黃色鉛筆和一道紅本本的邊兒。車站上收票員向他招呼道：“回來了嗎！李永進。你那個組裏的人，正等着你哩，他們到車站上接過你好幾次了。”

不用問，永進也知道他們着急的原因。他笑了笑應道：“是嘛，離過春節沒有多少日子了。”

出了火車站，向東南望去，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村子，從樹梢的空隙裏露出新苫的黃色屋頂和白色的粉牆。從車站到自己村子，只有二里多路，這條路永進是走熟了的：民兵們護路，他隔幾天就要輪到一趟；另外岵山站是集，供銷合作社又在這裏，他是互助組長，斷不了到合作社去，照他自己的話，就是閉着眼睛也能走。

早晨的日頭，照得漫坡裏金光光的，永進四下裏看看，麥田接着春田，春田接着棉花地，越接越遠，平展展地望不到個邊。他想：這個平原沒溝沒岸的，使起拖拉機來，可美啦！得快組織起來呀！

他離家已經二十多天了，這一趟是到濰縣地委主辦的互助合作

訓練班去學習的。在這期間，上級作了好幾次報告，學習了有關互助合作的文件，聽了一些關於互助合作的典型經驗介紹，並且親自參觀了國營農場。他從心底裏體會到毛主席的號召絕對正確。真是單絲成不了線，互助組、合作社……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好。今年他們這個互助組的產量，小麥平均每畝二百八十斤，棉花平均每畝三百多斤，苞米每畝四百多斤，無論哪一門，和單幹戶比起來，都要高出幾成。有一個時期，他感到不錯了。但在學習期間經過學員們相互介紹生產情況，才發現了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種在山嶺薄地的小麥，每畝還能打六百五十斤；高密縣互助組的棉花每畝六百多斤，穀子有產一千多斤的，苞米有產一千五百斤的，比比自己的組，真是相差太遠了。他想想過去，那個自滿勁，真是不應該。

他望着這個一馬平川黑油油的土地，一時湧上來許多想頭。他的心裏雖然高興，但不如去學習的時候輕鬆。越離家近，他的心事越想的緊。他心裏掂量着互助組的組員們誰入社能通，誰入社不能通……

在一個岔路口，他停了停，便向西面的偏路上走去了，他想繞點路去看看組裏集體種的麥子。那幾塊麥地在村西灘河邊上不遠的西窪。秋天的時候，他們組裏已經把一部分麥地集體了，由組裏統一種上麥子，這一組裏只有于中吉沒有參加。

想起了于中吉，李永進不覺微微地皺起眉頭：那是個財迷，表面上裝進步，內心裏光想佔便宜。早年土改的時候，他在鬥爭地主的大會上發言，好像很積極，但背地裏却又給地主藏東西。這個人心和口不一樣，可真難辦呀……

他一面想着一面走着，沒多大工夫，已到麥地邊了。他彎下腰來想用手去試試泥土的乾、濕，地凍得繃繃硬。看樣麥子已經扎下

根去了，一大墩一大墩的，長得挺好。他順着幾塊麥地邊走完了，見長得都很好，才放下心來往莊裏走去。他又想到：根據今年麥地入股的經驗，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自己領導的這一組，除于中吉一家子富裕中農以外，都是翻身後的新中農。論成分並不太複雜，可是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年輕人話還好說些，上了年紀的人，要他轉這個彎，那就費難了。不談別人，就拿自己的爹來說吧，他就是這個樣兒：他敬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喜歡新社會，但是要叫他把自家的土地、耕牛拿出來入股，他就會產生很多顧慮了。怎麼去給這些人打通思想呢？……

他想的很多，到村頭的時候，寶珍爺爺叫了他一聲，他都沒有聽見。

寶珍爺爺是將近七十歲的人了，雖說他的鬍子已經發了白，腰也彎了，但他用了十來年的那個夾筐，還是不讓它閒着，每天矍矍亮亮就要起來拾糞。

寶珍爺爺正在樹行子裏拾糞，看見永進，老遠就招呼起來。他見過來的人沒有做聲，心想：是自己眼花認錯了人嗎？他打着眼罩向道上望，明亮的日頭底下，清清楚楚的，那不高不矮粗墩墩的個頭，邁着大步的走相，不是他又是誰呢！他揹起夾筐，便向樹行子外面的道上走去。在林子外的道上，碰見了永進。打過招呼以後，便小聲問永進道：“永進，你才從上面回來，能知道底細，這些天各莊裏辦互助組、辦合作社，永進！你對我說實話，是不是要吃大鍋飯啦？”

永進心想，這可能有壞人在背後吹風造謠，不的話，他怎麼能說這樣話。

他和他往村裏走着，一面給他解釋互助合作不是吃大鍋飯，一面套問他聽誰說的這個話；可是寶珍爺爺始終沒有告訴他，那是前

幾天碰到村裏的“風乾死屍”，“風乾死屍”一本正經地對他說：“寶珍爺爺，你幹嗎還要這樣出力呀？馬上快要吃大鍋飯啦，你這把老骨頭，還不歇歇……”他是不大相信“風乾死屍”的話的，可是他對搞互助合作，思想也有點不通。照他的想法是：人多了亂，龍多了旱，妯娌多了晚了飯。兄弟們到時候還得分家啦，自己的日子不自己把持着過還行？……

在他二人分手的時候，永進問道：“大爺，你覺着我說的這個道理對不對！”

他嘴吧噙了兩下，心裏評評李永進說的話，總有些信不過去，他不相信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會有那麼些好處。他對永進說：“永進！在平時，你的話，我是一說一聽，二說二聽，惟有這件事啊，我還得等着看看哩！”

永進回到家裏，日頭已經照上窗了，新粉刷的屋裏明堂堂的。爹吃完飯出去了，他老婆秀梅正在炕上抱着孩子擇棉花，新嬰一見爸爸就撒開手，咿咿呀呀的叫他抱。永進接過孩子來，輕輕地摸了摸孩子胖胖的小腮；秀梅把沾在身上的棉花往下掃着，親密地望着他爺兒倆說：“你出去二十多天，新嬰更纏人了，他什麼也不讓做！”

她說着笑瞇瞇地一面下炕一面又說：“你上炕暖暖和和吧，我去擀麵條給你吃！”

她剛剛邁出房門，春生就從外面跑進來，嚷道：“大嫂，永進哥回來啦！”

永進在裏面喊道：“春生，快來呀！”

春生走進屋裏坐也不坐，便急呼呼地說：“哥！你可回來啦，這回真把我急壞了；咱今天就把農業合作社辦起來吧！我這就把咱組的人召集起來？”

永進拉他坐下說道：“別急呢！組織農業合作社哪有這麼容易呀！應該先把辦社的道理跟大夥說明白了，然後還要詳細討論、個別動員；還能照你那麼說的，一下子就辦起來。”

秀梅在房門外擀麵條，笑着道：“快要結婚的人了，還是這麼冒冒失失的。”

永進也想了起來，問道：“你和寶珍幾時請我們喝喜酒！”

春生滿臉喜色地說道：“還早得很哪。”

秀梅抿嘴笑着，正要往下說，李新智、老阮四五個人走了進來，王瑞芳和春生娘也跟着走來。

王瑞芳笑哈哈地拍了拍秀梅的肩膀：“新嬰娘，新嬰爹可回來啦，你再不用老到村頭上去望啦。”

秀梅正要把擀好的麵鋪開，拿着擀麵杖笑道：“你再不裝個嬌子樣，我就敲你的嘴。”

大家正在說笑，從外面又進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細眉大眼，看去溫柔精細。春生娘體貼地看着她問道：“你爺爺不來聽聽嗎！”

“誰知道他呢！”姑娘若有所思的說，那長長的睫毛閃動了幾下。

王瑞芳笑道：“寶珍！你穿的那麼新，給誰看呀！”

“給你看吧！”寶珍臉紅到了耳朵根，轉身推了王瑞芳一把。

“不是吧！”王瑞芳說着溜了春生一眼，春生已經背轉身，在看牆上的一張年畫，可是耳朵梢也紅了。

你言我語的又說笑了起來。

聽說永進回來了，人們都陸續趕來，連住在離永進家很遠的互助組長李得林也來了。因為大夥知道永進是到地委去學習互助合作的，誰都想走來聽聽。

永進看屋裏的人，已經擠滿，就對大家說：“這次我到濰縣去

學習，可真開了腦筋，開了眼界啦！早先光說組織農業合作社怎麼個好法，心裏總是疑疑惑惑的。我也有這麼個懶想頭，毛主席領導咱農民翻了身啦，不受壓迫，不受剝削；吃的沒有大好的吧，小米餅子、地瓜够吃的；穿的吧，棉褲棉襖也穿上了；上圈看看，牛、豬也餵上了；做莊稼有點困難，少個犁杖耙耩的，互助起來也就解決了。心裏想，辦社不辦社不要緊咧，這個想法可害人不淺……”

老阮插嘴說道：“這種思想，不光你有，咱莊裏不少的人就有這麼個想法：冬天咧，自己家裏熱炕頭一坐，炒上些花生，到時候老婆把熱湯熱飯端上來啦，也就滿足了。”

王瑞芳的男人李二牛，不覺把頭低下了，他平常在互助組裏幹活是再好沒有了，可是叫他開會總是推前擦後的。

于中吉覺得應該抓緊這個機會，表現一下自己的進步，便接着老阮的話說道：“喲！可不是，開會的時候老不開口，腦子就像一個石頭蛋子！”

于中吉一開口，春生就把臉背過去，鼻子裏哼了一聲。

王瑞芳不等他說完，便針鋒相對地說道：“石頭蛋子還不臭人，有一種人，嘴巴說得漂亮，腦子裏盡是壞念頭，這種人好像一個驢糞蛋子，表面光！”

幾個年輕的，聽王瑞芳話裏帶刺，都嗤的一聲笑起來了。大夥望了望于中吉，于中吉的臉上立刻紅起來。

春生娘輕輕摸着王瑞芳的嘴，小聲說：“你這個舌頭啊，賽一把刀子！”

春生大聲說道：“咱們都別做聲了，聽永進哥說下去呀！”

永進正在揣摩着：今年收成好，互助組員們思想上或多或少的有些自滿，應該引導大家向前看。因此他就把農業勞動模範呂鴻賓從蘇聯參觀回來，在訓練班上所作的報告，傳達了一下，講到蘇

聯集體農莊是怎樣使用機器耕地收割，蘇聯農民怎樣愉快地從事農業勞動，集體農莊的莊員們過着怎樣的幸福生活……。李永進津津有味地說着，屋子裏的人聚精會神地聽着。

春生娘羨慕地說道：“咱幾時才能過到這樣的日子啊！”

春生不耐煩地說道：“娘，你別老是打話，叫永進哥再講……”

這時永進爹從外面走進來，他見炕上炕下坐的坐、站的站都擠滿了，便立在房門口，兩眼笑瞇瞇地望着兒子。

永進停下來，招呼道：“爹！你回來啦！”

“我上坡看了看，你說吧！我也聽聽。”誰遞給他一個小板凳，在正間地上坐了下來。

永進道：“也是隨便啦呱。其實，道遠咱們不怕，就怕咱停下不走，只要咱齊心跟着毛主席走，到蘇聯那一步也快！咱們大家夥都組織起來，才能使機器種地，單人獨馬的幹，地老這麼種一小塊一小塊的，到幾時也不能用機器。”

永進爹慢慢的搖了一下頭：“人心不齊呀！嘿，到那一步，依我看不大容易。咱組織個互助組，你的地先種，我的地晚耕，先鋤我的先鋤他的，爭的還臉紅脖子粗，這多難弄啊。”他對去年的互助組，多少是有些意見的，因為永進什麼事都是先讓別人。李新智把旱烟袋拔出來說道：“你也不能光看見那個，當時有個言語不對的，過後誰也明白啦！咱互助組爲什麼比單幹戶多打糧，還不是沾了互助的光。春天的時候天旱啦，咱們打上井，買上水車，澆棉花。再買一架噴霧器，葯水一撒就是一大片，把紅蜘蛛都殺死了。送糞吧，咱們夥起來買上大車，該着兩天，一天就送出去了。咱獨門單戶的幹，不說別的，只這幾樣農具，幾年也買不上。”

永進接着說道：“新智說的對，咱一家一戶的過着個小日子，順順當當的年頭還行，碰上個疤拉就毀啦！有個病災的，或者碰上旱

天、澇天，一使高利貸，一吃期糧，更完啦。毛主席早看透了，不和蘇聯那樣走社會主義的路，大家夥就不能都過好日子。咱現在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咱們成立了互助組就比單幹強，合作社比互助組又高了一步啦！比方咱們今年伏天下了合適的雨，中吉和春有兩個人，爲先鋤後鋤的爭論起來咧！農業合作社就沒有這個毛病啦，大夥的地都入了股，每塊地的收成都聯在自己心上，還爭吵什麼！”講到農業生產合作社，永進的話又說起沒頭啦，他又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許多好處，有條有理的講了一遍，並且把本省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情況、生活情況，向大家作了一些介紹。

永進爹見兒子才去了幾天，回來講道理講的頭頭是道的，心裏真高興。他捻着鬍子想：人不學不明，自己年輕的時候，光知道給地主死幹活，心眼是一點不開。

這時，秀梅已經把煮好的麵條端到炕上來了。細細的白麵條裏打着雞蛋，漂着黃澄澄的油花，熱氣騰騰的冒着，溫暖的香氣好像薄霧樣的撒滿了屋。

永進的爹仰起了臉，好像面對着自己最親近的人一樣，兩眼感慨的望着貼在牆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和藹慈祥的眼光，英明的向前望着。在毛主席的像底下，是縣上發給李永進的勞模獎狀：“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獎狀的下面是一張紅漆的三抽櫃桌，桌子下面堆滿了下窖子的时候剩下的地瓜，通紅的皮，光光滑滑的，像些小玉瓜那麼大。靠桌子邊的套間門裏面，露出高高的圍着摺子的穀囤。

秀梅把碗筷遞到永進的手裏，永進把筷子插進麵條裏，却忘記吃了。他一心一意的講着合作社怎麼組織法，土地入股怎麼入……。

王瑞芳笑道：“你再不吃，俺也坐不下去啦。”

永進吃着飯，不住的端相着大夥的臉色，火已經煽起來了。真的，人們的心裏都好像一壺滾開的水，翻上攪下的。春生娘正和站在身邊的李新智老婆滿正經的議論着什麼，站在她倆旁邊的寶珍又興奮又歡喜，轉動着伶俐的大眼睛聽着人們說話，但當她眼睛觸着爺爺的時候，她不覺打去了一半高興。她爺爺不知什麼時候來的，坐在正間的小凳上低着頭，一袋接一袋的吃着旱烟。她摸透了爺爺的脾氣，新思想灌進爺爺的腦子裏，往往翻來覆去的鬧騰會，照他說是周到的打算，其實是叫舊思想淹沒了。想到這裏，她一顆火熱的心，好像浸在涼水裏一樣，憂愁地閃動着長長的睫毛。她多麼着急的參加農業合作社呀！她抬頭看看春生，春生已經出去了。

這時春生和老阮正在院裏說什麼，商量了一陣，歡溜溜的向屋裏跑來了，只見他一脚踩在門坎上，一隻手擺了擺，大聲的說：“永進哥講的，大夥也都聽見了，拖一天晚一天，咱這一組誰願意參加農業合作社的就聲明一下。”

他活潑的兩個眼睛順屋看了看，又加上一句：“咱可不能光空口講愛國增產，得辦真事的！”

還沒等人們作聲，永進連忙說道：“先別急着報名，參加農業合作社和參加互助組是一個樣，是自覺自願的，咱們今天回去先和家裏人商量商量。”

春生一愣，馬上臉紅了，永進看在眼裏，又聽他咕噥一句道：“回去商量，婆婆媽媽的怎麼能痛快。”

冬天裏天短，很容易晌午，人們又探問了一些事，比如驢呀，農具啦，怎麼辦呢？永進把別處辦社的一些經驗對大夥說了。看看天晌，人們也就慢慢地散了。

永進知道春生一定對自己有意見，把他叫住了，他對他解釋說：“我的心裏也是火急的想把社辦起來，心急喝不得熱粘粥，光

好高騖遠脫離實際不行，生拉硬拽的參加了也不會好。把咱去年互助組生產的實際情形，和組織農業合作社更進一步的好處說給他們聽，得叫他們心裏掉過彎來。照你那麼樣，有的人當場同意了，家去老婆又不同意了，或是在人廣衆處怕面子不好看參加了，這樣咱組織起來也不牢固啊！咱叫它開大花結大菓，堵住那些想當富農的人的嘴巴。”

春生低着的頭慢慢地抬起來了，沉着的臉也慢慢地放開了。

永進又說：“咱們要想快組織起來，就得上緊的去教育動員人啊！”

春生還有些像孩子樣的臉，天真的笑了。他那好像星樣的圓眼睛周圍，還一點皺紋沒有；他的臉盤也和他的眼睛一樣，鼓鼓的圓圓的，臉上一點鬍子的痕跡沒有；他咧着嘴，露出了白白的牙說道：“永進哥，我保證動員三家子參加。”

永進笑道：“好吧！”

春生愉快地吹着口哨走了。

永進心想：好小伙子，難怪他和孩子一樣的，今年才二十歲呀！

二 寶珍和春生

寶珍把飯傢伙洗淨了，收拾起來時，屋裏已經什麼都看不清了。外面過道裏“唸唸隆隆”地亂響了起來。寶珍從鍋台後面摸起火柴，一面點燈，大聲喊道：“爺爺，你找什麼呀！黑糊影裏別碰着啊！等等，我給你照個亮！”

從過道裏傳來了爺爺的粗大嗓門：“不用啊！快找下來啦！”

寶珍點着燈，燈頭小的只有螢火蟲那麼大，她剛要端，人都試
不出的一點小風，差一點把燈吹滅了。她趕緊把燈捻往上挑了挑，
爺爺已經把一個破夾筐提了進來。寶珍忙去接，親切地埋怨道：
“你要拿，也喊我一聲！擱在虛棚頂上，你一個人也不知怎麼拿下來
了。”

他並沒有聽孫女的話，他一進門，一眼就看出屋裏比以前亮
了，他責備道：“寶珍！怎麼又把燈頭挑大了，這麼唸唸的着，得
多點多少油。”寶珍一聲不響的回身把燈頭跌小了，屋裏昏昏黃黃
的，牆角上黑影影的，寶珍爺爺才放心地彎下腰弄他的破夾筐去
了。夾筐沿都破碎了，夾筐底也破了一個大窟窿。寶珍站在燈前失
望地看着爺爺，她心裏好像掉了一件心愛的東西一樣，又着急又難
受：爺爺又弄這個破夾筐，看兆頭，今年是不準備參加農業合作社
了。

他反來覆去的把破夾筐看了又看，彎着腰整理着短條子說道：
“寶珍，到廂屋裏拿捆條子來，我補補它。”

寶珍爺爺並不是不佩服永進，他相信永進的話，在他聽來比區
上同志的話都可靠。他覺着區上的同志，過去領導大夥鬥了地主，
分了土地、農具這是好的；可是過日子這一門，就不一定揣摸的那
麼細，辦的那麼穩了。過日子是一個細水長流的事，什麼都要算得
準，才能把飯碗端穩。論過日子這一條上，他是很佩服這個年輕人
能打算，去年領導的互助組也真強。不過要說把土地牲口什麼都攪
一堆，說的好聽，以後誰知道會攪成個什麼樣呢？

寶珍從廂屋裏抱來了揀好的條子，放在地上。她勸爺爺不要收
拾這個破夾筐了，這個破夾筐實在值不得收拾了。有收拾的工夫，
倒不如另編個新的了。爺爺不滿意的說：“怎麼能不收拾，收拾起
來好歹也是個東西，這樣放着不就扔啦！”

他拿起了一根條子，把條子的粗頭削了一個尖，往破夾筐上插着說：“把它修好了，不是一樣使嗎！”

寶珍覺得爺爺的話說得有理，便不再和他爭辯，她想：拿些什麼話說服爺爺參加農業合作社呢！她抬頭看看爺爺，在那有些發禿的眉毛底下，掉進眼窩的慈祥的眼睛，那滿是皺紋的長臉，花白的鬍子，看着看着，寶珍突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她低下頭理了一會條子，抬起頭來說道：“永進哥那個互助組，去年合夥買一輛大車，今年聽說還要再買一輛，送糞拉土的可省工了。”

他揉了揉一下昏花的眼睛，手抖擻着把一根粗壯的條子扳倒了：“咱還能和人家比，他那是二十家子啊，添個什麼東西，一家子攤的也有限！”

一股喜氣冲上了寶珍的心頭：“爺爺，咱怎麼不能和他們比！咱參加進去，還不是一樣嗎！爺爺你也這麼大的歲數啦，咱單幹，我自己治不了的營生，你還得下手，咱入了社，你也歇歇，省點心。爺爺，我看到你累的慌，我的心裏也不好受！”

寶珍爺爺摸了一下鬍子，又編了起來。

寶珍抬着頭，兩眼瞅着爺爺的臉，心裏蹣蹣的跳：“爺爺，咱也參加多好啊！”

寶珍爺爺按着手裏的破夾筐，回過頭來，正見孫女着急的等他回答，他疼愛地說道：“寶珍，你爺爺過的橋也比你吃的米粒多。你爺爺這陣還硬梆，今年咱還是自己幹一年看看！”

寶珍心裏煞的寒了一下子：“爺爺！你怎麼老是想不過來？永進哥的互助組，那一家也比單幹的多打糧，你這又不是沒親眼看見。你秋天不是說咧，明年咱也參加互助組嗎？”

寶珍爺爺搖一下頭，又低頭補破夾筐去了。停了老一歇才